

Among the Believers

信徒的国度

V.S.奈保尔 著

秦於理 译

Among the Believers

信徒的国度

〔英〕V.S.奈保尔 著

秦於理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信徒的国度 / [英] 奈保尔著; 秦於理译. — 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 2014. 8
ISBN 978-7-5442-7127-1

I. ①信… II. ①奈…②秦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
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 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0350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1-037

AMONG THE BELIEVERS: An Islamic Journey
Copyright © 1981, V. S. Naipaul
All rights reserved.

信徒的国度

[英] V. S. 奈保尔 著
秦於理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
特邀编辑 黄莉辉
装帧设计 金山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6.75
字 数 463 千
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127-1
定 价 59.5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而今直言之，早期的世界历史不过是由一系列毫无关联的插曲组成的，各种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，往往与其地理位置疏离遥远，然而，从现在这个时间点起，历史已经融合为相互影响的完整体系，各项事情息息相关，共同指向某个特殊的个体：发生在意大利与非洲的事情，往往牵动亚洲与希腊的情势。

——波利比阿^①《罗马帝国的崛起》

^①波利比阿（前 203—前 120），古希腊政治家、历史学家。

可是，我擅长的远不仅只在诗词歌谣方面，我在机械方面的天分也很了不起。我有几项发明，朝廷里的大小官员都赞不绝口。我还设计了一个一动便能旋转不休的轮子，只要再添上一点小机关，就可以一直转个没完没了。我做了好几种不同的有色纸，我发明了一种新样式的墨水台；而且啊，我本来万事齐备，就要准备纺纱织布了，皇帝却令我停止，对我说：“艾斯克，你还是专心写诗好了。我若要添置新衣，自会派人直接去欧洲为我买回来。”

——詹姆斯·莫里尔^①《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》（1824）

^①詹姆斯·莫里尔（1781—1849），英国外交官、作家，代表作《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》。

目 录

第一部 伊朗：孪生革命

- 一 死亡协约 /2
- 二 阿里的正道 /17
- 三 圣城 /42
- 四 马什哈德开出的夜车 /70

第二部 巴基斯坦：梦里盐山

- 一 取代 /103
- 二 卡拉奇幻影 /124
- 三 小阿拉伯 /152
- 四 杀戮历史 /162
- 五 海得拉巴爵士乐 /176
- 六 不治的法 /192
- 七 基本的东西 /208
- 八 加甘谷 /220
- 九 阿迦·巴布尔 /250

十 梦里盐山 /259

第三部 马来西亚对话：原始的信仰

一 与沙菲第一次对话：出乐园之旅 /276

二 勇敢的女孩儿 /298

三 马六甲与云顶高原之间 /311

四 阿拉伯风潮 /327

五 毁坏了的游乐场 /342

第四部 印度尼西亚：篡夺

一 袭击 /366

二 西托尔：重建过去 /376

三 废除传统学校 /390

四 稻谷女神 /422

五 丧失人格 /439

六 万隆心理训练 /445

七 互换式革命 /467

尾声 信徒的社会

一 顺服 /480

二 伊斯兰之冬 /494

第一部 伊朗：孪生革命

“库姆这个地方的人哪，整天谈的就是宗教，不然就在判定谁还值得救赎，或者谁该下地狱，除此之外，每个人都沉默是金，嘴巴闭得紧紧的。你在这里碰上的，不是先知的后人，就是精通律法之人……搞不好，哈吉兄，你还不知道呢，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尔扎·阿卜杜勒·科锡姆的住宅，他可是我们波斯人的头号穆尔希德（圣人）；这个人，倘若他使出手段，不管他要发布什么样的政令教条，民众都会俯首帖耳的。他的影响力就是这样无远弗届，很多人都相信，要他颠覆国王的威权，他也有这个能耐，全体臣民都会将国王诏书弃如敝屣，看得连废纸都不如呢。”

——詹姆斯·莫里尔：《伊斯法罕的哈吉巴巴历险记》（1824）

一 死亡协约

萨德克原本应该跟我一起从德黑兰出发，南下一百英里，前往圣城库姆。我从未当面见过萨德克，一切安排都是在电话里敲定的。我需要一个伊朗翻译随行，大使馆里有人跟我提起萨德克的名字。

萨德克整天都有空，因为自从革命之后，他跟许多人一样，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。他有一辆车。我们在电话里交谈时，他说，要去库姆，我们最好开他的车，伊朗的公交车糟糕透顶，车速快得吓人，司机开车根本不在乎安全。

我们谈妥了价钱，包括使用他的车、他做司机兼翻译，而他的开价也相当合理。他说，我们第二天早晨应该尽早动身，好避开炎热的八月天。他会先载他太太去上班——她的工作保住了，接着就直接开车到宾馆接我。我应该在七点三十分之前准备就绪。

他到的时候，已经快八点。他年近三十，个头矮小，穿着搭配颇为细心，英俊，一头悉心修剪的头发。我不喜欢他。我看他只是个出身不高、略略受过几年教育的人，却带着某种冷嘲热讽的骄傲，表面上毕恭毕敬，内心却愤愤不平，不喜欢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就是像他这样的人，毫无政治信念、只有满心忿怨的人，才搞出伊朗革命。跟他聊上一两个小时，

可能还有点意思，要跟他朝夕相处几天，就没那么容易了，可是木已成舟，我也只有继续跟他耗下去了。

他面露微笑，带了一个坏消息给我。他认为，开他的车恐怕到不了库姆。我不相信。我想，他不过是临时改变主意罢了。

我说：“开车是你的主意。我本来也只想搭公交车去库姆的。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“车抛锚了。”

“你出门之前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呢？假如你先打过电话给我，我们还可以改搭八点钟出发的公交车。现在，我们连那班车也赶不上了。”

“我送我太太上班之后，车就抛锚了。你今天真的想去库姆吗？”

“车出了什么毛病？”

“要是你真的想去库姆，我们可以开车碰碰运气。我的车只要能发动就可以走，问题就在于怎么发动它。”

我们过去察看那辆车。他的车好端端地停在路旁，离宾馆大门不远，让我怀疑究竟有没有抛锚。萨德克坐上驾驶座。他探头喊住一个路人，一个德黑兰街头游手好闲的工人，我和那人在后面开始推车。一个拎着公文包的年轻男人，可能是个坐办公室的，正在上班途中，也自告奋勇地过来帮忙。马路开挖施工，尘土飞扬，车子同样也灰扑扑的。天气炎热，一旁来往的汽车与卡车排出的废气更是火上浇油。我们一会儿顺着车辆流动的方向推，一会儿逆着推，这期间，萨德克一直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。

人行道上陆续有人过来帮忙一阵子，接着就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是啊，我也该回头办自己的正事去，像这样前前后后地帮萨德克推车，是到不了库姆的。好的开始，才是成功的一半，开头如果这么暗淡，后面怎么会有好结果呢？于是，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，事后也没有一言半语，我离开了萨德克和他的车，还有那群自动帮忙推车的路人，自个儿回宾馆了。

我打了个电话给贝赫扎德。当时，也有人向我推荐贝赫扎德当我的翻译。可是联络他真费了我一番功夫：他还是个学生，在德黑兰这个大城市里，没有固定的落脚之处。而前一天晚上，在他来电之前，我已经选择雇请萨德克了。我告诉贝赫扎德，我的计划是如何泡汤的，他也没有推三阻四的拒绝，这一点我很欣赏。他说他还是有空，而且，他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跟我会合。

他认为，我们不该自己开车去库姆。公交车比较便宜，我也可以顺便多多见识伊朗人民的生活起居。他还说，我们出发之前应该先将肚子填饱。现在正值斋月，这个月里，从日出到日落，穆斯林都要封斋；而在像库姆这样一个到处都是毛拉^①和阿亚图拉^②的城市，更不可能找到供应饮食的店家。在这个普遍洋溢着宗教激情的伊斯兰国度的某些地方，还有人因为封斋破戒而遭到鞭刑。

贝赫扎德的言谈方式，即使只是电话交谈，都与萨德克不同。萨德克只是个社会地位逐渐上升的小头锐面之人，说不定只比贫农阶级高出那么一两级，却费心装出比一般伊朗群众都高明的样子。可是，他没比别人好到哪里去，真的。他那双笑眯眯的眼睛里，深锁着不少伊朗式的歇斯底里与困惑。贝赫扎德却能说明自己的国家，好坏和盘托出，语气也还是尽量保持客观。

而当他依照自己约定的时间，准时跟我在宾馆大厅碰面时，我一看到他，就觉得宽心自在。他比萨德克年轻，个子更高，肤色较黑，教育程度也高出不少，举手投足不见一丝花哨，丝毫没有萨德克的紧张与露骨的骄矜。

我们搭乘定线出租车——德黑兰市里行驶固定路线的出租车，前往德黑兰南区的汽车总站。德黑兰北区——延伸至一片棕色山丘上，山丘轮廓隐设在薄雾里——是这个城市比较典雅的地区，公园绿地与花园多半集中

①毛拉，穆斯林对伊斯兰教阿訇、学者、教师、教法专家的敬称。

②阿亚图拉，伊斯兰教中什叶派对高级教职人员的尊称。

在此，遍植悬铃木的通衢大道纵横贯穿，还有昂贵的公寓建筑、宾馆与饭店。德黑兰南区则还是个东方城区，居民稠密，空间狭窄，更像个市集，挤满了远从乡间迁入的人。民众聚集在总站前尘沙遍布、垃圾满地的广场上，就像一群乡下来的乌合之众。

车站内一间污秽的办公室里，有人跟贝赫扎德说，半个小时以后，就有一班车开往库姆。那辆大巴就停在大太阳下面，车上空空如也。车顶上没有行李与包裹，车厢外没有耐心十足的农民在一旁守候，或是坐进车里忍受蒸烤。这辆车看来要在广场上停上一整天。我不相信它会在半个小时之后出发；贝赫扎德也不敢相信。德黑兰还有另外一处汽车站，那里提供空调车厢，还可以预订座位。贝赫扎德找到一个电话，摸出几枚硬币，拨了电话，无人应答。八月骄阳益发炽烈，空气中的灰尘更重了。

一辆定线出租车将我们载到另外一处汽车站，位于德黑兰中区。一列长长的柜台上方，一块告示板上写着一连串偏远的伊朗城镇名字。这里甚至每天发一班车，经土耳其前往欧洲。可是，早上开往库姆的车已经走了，下一班车还要再等上好几个钟头。现在时间将近中午。我们一筹莫展，只有先回宾馆，再想想看下一步该怎么办。

我们徒步前行，因为定线出租车一车难求。交通拥挤。德黑兰，自从革命以后，就不再称得上是个运作有效的都市了，只不过居民有车可以代步罢了，而这座怠惰的城市——许多计划突然中止，一些兴建到一半的建筑物顶上停驻着一动不动的吊车，给人一种穷忙瞎搅和的绝望印象。

这种绝望也体现在伊朗人开车的疯劲儿上面。他们开车的样子就像是从来没见过机动车辆。他们开车就像他们走路一样，德黑兰的车流因人人突如其来地停车、转向而抽搐无律，车辆不见明显分道，有如人行道上一群推推搡搡、挨挨蹭蹭的步行民众。如此驾驶风格，不见得就有德黑兰特殊的运气保佑。每两辆车中就有一辆车的车门或挡泥板被撞凹了，或是撞凹后被修复过。当地报纸（归咎于伊朗国王不曾为德黑兰建设较为现代化的道路系统）上有一篇报道指出，车祸是德黑兰最严重的死因，每个月都

有两千人因车祸丧生或受伤。

我们来到一处十字路口，我就是在那里跟贝赫扎德走失的。我一心想等到车流稍止再走。可是贝赫扎德没有等我。他只是自顾自地过马路，分别依序处理每一辆即将迫近的汽车，脚步有时停下，有时加快，偶尔打个手势指明他行进的方向，就像个踩着根细长的树干通过一道森林峡谷的人一样，他决不回头。一直到他通过马路安全抵达对面，才回过头来找我。他挥手要我过去，只是，我动弹不得，手足无措。红绿灯已经停止运作，车辆川流不息。

他了解我的困惑无助，又重新穿越车阵，回到马路这一边接我。就像只母红松鸡领着小鸡涉水渡过湍急的溪流一样，他带着我通过一个又一个仿佛随时可以将我席卷而去的险恶激流。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过街，就像母鸡走在小鸡身旁靠近下游的一侧，抵挡随时可以将那些小东西卷走的流水冲力，就这样，贝赫扎德让我跟在他身侧，走在比我稍前一步的距离，稍稍错开行进方向，如此，即使有人飞车奔来，先撞上的也是他。

而当我们终于过了街之后，他说：“你一定要让我牵着你的手走路。”

其实，我早就这么做了。要是没有贝赫扎德，没有他给予我的语言协助的话，我在德黑兰只是个半瞎的盲人。置身这些街道上，听不懂人家的语言，尤其令我深感挫折，街上处处飞舞着五彩缤纷的波斯文字标语，你涂鸦过来，我涂鸦过去，墙上还贴着革命海报与嗜血的漫画。现在，多亏了贝赫扎德，路边墙壁开口说话了，其他许多事物也多了一份意义，这个都市改变了。

刚开始，贝赫扎德的评论还算中立，我还自忖这是他的正确考虑，谨守本分，不愿逾越他身为翻译者的责任。可是，贝赫扎德之所以中立，是因为他自己也困惑不解。他也是个革命分子，他乐见伊朗国王垮台；可是，席卷伊朗的宗教革命不是贝赫扎德想要的革命。贝赫扎德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。

这怎么可能呢？出生在伊朗这样的国度，又在地方城镇长大，他是怎么摆脱宗教束缚的呢？贝赫扎德说，简单得很。他的父母从来不以宗教来教养他，他也从来没被家人送进清真寺过。伊斯兰教是个复杂的宗教。既无哲学属性，也不是纯玄想的。伊斯兰教是经过真主启示的宗教，有先知以及一整套规矩。真要虔信伊斯兰教，一定要广泛知悉这个宗教的阿拉伯起源，然后还要彻底了解这项知识。

然而伊斯兰教在伊朗就更复杂了。伊朗的伊斯兰教是伊斯兰信仰的一个分支，如此分歧肇因于先知在公元六三二年去世之时，因为继任人选而引发的政治及种族纠纷。伊斯兰，几乎从立教之始，就不只是一种宗教，它还是种扩张，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与罗马帝国史惊人的相似，几乎就是后者的快速放映版，同样都是从城邦国家兴起，扩大为雄踞半岛的霸主，再进一步演变为帝国，彼此在每个阶段都出现过相当紧张的情势。

伊朗与伊斯兰主流信仰的分歧后来转为教条性的差异，分歧之中又见分歧。伊朗人认定了一条继承先知地位的特殊谱系。可是，这条伊朗谱系的第四顺位者，第四伊玛目^①，有一群忠实的拥护者，他们公开宣布与主流信仰分道扬镳。另外一群信徒却对第七顺位者情有独钟。伊朗境内只有一位伊玛目，第八顺位者（与第四顺位者一样，遭人下毒谋杀）死后厚葬在本地，他的圣地就设在马什哈德，距离苏联边境不远，也是个朝圣的圣地。

贝赫扎德说：“那些人很多都被杀了，或是惨遭毒毙。”仿佛在说明他缺乏信仰的缘故。

伊朗的伊斯兰教——什叶派伊斯兰教，十分错综复杂。要为远古以来的仇恨注入活水，要坚持复仇的意念，即使事隔千年，还要拟出一纸特殊名单，一一列举英雄与殉教烈士及恶棍坏人等，兹事体大，只有加强教谕，才能毕其功。而贝赫扎德不曾领受过如此教诲，他只是躲得远远的。他充其量也只受过他父亲不信教的教诲罢了。他父亲是个共产党，谈穷人多，

^①伊玛目，意为领拜人。四大哈里发时代之后，什叶派用伊玛目一词专指伊斯兰教组织内部地位最高的领导人，也就是宗教领袖。

提圣人少。贝赫扎德诚惶诚恐永记在心的回忆，便是他父亲首次跟他讲到贫穷的那一天：他自己的贫穷，以及他人的贫穷。

土耳其大使馆外人行道上，两个裹着头巾、皮肤晒得黝黑的巫医，席地而坐，展售他们染了色素的药粉、树根与矿物石块。我在德黑兰曾经看到过其他的巫医，以为他们不过就等同于印度的顺势疗法巫医。可是，这些巫医却自称继承了几个赫赫有名的医疗权威名号——贝赫扎德在听过他们对一群农民发表的促销演说之后告诉我——他们竟然可以跟阿维森纳^①、盖伦^②与希波克拉底^③扯上关系。

阿维森纳！对我而言，只是个名字而已，一个中世纪的欧洲人：我从来没想到，他竟然是个波斯人。这条灰扑扑的人行道上的药草摊子，竟然还延续着千年以前的阿拉伯荣耀，当阿拉伯的信仰糅杂了波斯、印度以及其统驭的残余的古典世界，伊斯兰文明就成为西方世界的中心文明。

贝赫扎德的反应不像我这般敬畏有加。伊斯兰光荣的过去，他根本就不在乎，他也压根不信这种地摊医学。伊朗国王的建筑，他同样不放在眼里：伊朗中央银行古色古香的波斯图案，还有伊朗自称早于伊斯兰文化之前的雅利安荣光，等等。在贝赫扎德看来，波斯街道上的古迹，以及君主国的古迹，都不过是伊朗国王虚妄夸饰的一部分。

他望着中央银行，望着建筑上的青铜与大理石，毫无热情地说道：“那些东西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。”

他完全破除神像崇拜与迷信了吗？如果涤却了对伊朗人民的热爱，他浑身上下还有什么地方属于波斯和伊朗吗？难道他的政治信仰已经将他彻底洗脑了吗？

他的政治信仰未竟全功。德黑兰经历过一番革命。不过，寻常生活却

①阿维森纳（980—1037），波斯人，医学家，哲学家。

②盖伦（129—200），古希腊医学家，哲学家。

③希波克拉底（前460—前377），古希腊名医，被尊为“医学之父”。

颇为离奇地照常运作，人行道上，置身于强烈要求以血还血的标语与海报之间，贩卖图画的小贩安之若素。他们贩卖放大的瑞士湖泊或者德国森林的彩色照片、河川林木交织的梦幻风景，还有儿童与美女的画像。只是画中的女人在啜泣，孩童也止不住泪水，大滴凝胶状的眼泪直直垂落，淌下脸颊。

贝赫扎德，他的父亲是位波斯文学教师，他说：“波斯诗歌里面充满了哀愁。”

我说：“可是，只为了流泪而流泪，贝赫扎德……”

他仿佛根本无意讨论眼前摆明了的事实，也无意倾听任何有关艺术的废话，他坚定不移地说：“那些眼泪美极了。”

这个话题就此打住。然后，我们一边走着，一边从眼泪的话题重新兜回到革命上。我在德黑兰许多地方都看到两张海报。两张海报尺寸一致，版面风格相同，显然是为了成双张贴而设计。一张海报上是一小群农民在田里干活，看不出推着的是辆独轮推车，还是一具犁架——究竟为何，不太能从海报上的素描明显看出。另外一张海报上画的是侧面剪影，一伙人高举着来复枪；仿佛在对彼此致意。两张海报看来都在讴歌人民革命：一群觉醒后的胜利人民，劳动大众找到新的尊严。只是，海报上方的波斯文字是什么意思？

贝赫扎德为我翻译：“第十二顺位伊玛目，我们正在等候着您。”

“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就是他们正在等待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啊。”

第十二顺位伊玛目在伊朗是先知继任人选谱系的最后一位。那条谱系早在一千一百年前就断线了。可是，第十二顺位伊玛目没有死，他还活在某个地方，等着重回故土。而他的人民正等候着他，伊朗革命正是献给他的大礼。

至此，贝赫扎德就帮不上我的忙了，他无法让我了解伊朗人民的狂喜。他只能将事实况平铺直叙。贝赫扎德本身虽无信仰，可是他周遭环绕的